

王湘綺先生全集

今古文尚
書箋



大誥第十三

周書四

尚書卷十三

王氏集注并箋

尚書卷十三

書錄藏

大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本紀云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

初作大誥又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作大誥箋曰四國既亂二公不能討乃

迎公還大發兵征之以在軍中事不可承

朝命因遂稱王以出令是為攝政元年

王若曰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箋曰此攝王之篇故不

加周

公曰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

詩箋引爾作乃箋曰繇

道也御事多邦之臣受王令者面命之以徧誥開導天下

弗弔天

箋曰弔善也遭

尚書十三

周書四

大誥

一

喪之詞曰若

降害于我家不少延

東晉本害作割此從

馬鄭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也箋曰延長也言武王不少延長成王幼不能蒞阼也

君奭曰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

魏

石經作鬲

箋曰洪猶共也幼小也初立稱冲人言未安其位也俗儒以冲童聲近非也

幼童人則不詞厯服猶久事也天位長久故曰厯服堯曰厯數在爾躬言天下共推幼小

新王嗣無竟大

弗遭哲迪民康

遭從漢書東晉本作造

箋曰言已居攝及避東本末以曉天下也

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箋曰格當為假漢書釋為往假至也矧詞也言

方當求賢自輔望有能至心知天命者

已箋曰已漢書釋為熙予惟小子

若涉淵水箋曰子小子王子之子蒞事耳言已當

佐定天下如欲渡深淵之水也記曰予惟往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子小子

箋曰往往求朕攸濟箋曰言子往東都亦惟

居東也

言敷賁箋曰江聲說敷賁為疏附奔走之臣

也敷賁漢書釋為奔走傅近奉承敷字蓋涉

下而敷前人受命箋曰此讀當為賁敷前人

之臣也受命立成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閉箋

王諸臣分任其職

茲此也謂朝廷也閉闔門也朝廷不忘佐命

之大功方尊禮我我亦不敢闔門不問政事

以已避位初歸先言君于天降威箋曰于吁

臣無嫌之意以釋羣疑

下可畏懼之事用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曰受

命曰寧

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者武王也武王命周公受遺輔政則畱詒紹

以天守龜令專決政事今我用之非自擅紹

天明即命箋曰紹繼也明謂明命也我繼

天之明命即降出令國非無主

有大艱于西土箋曰日爰也艱險也大

險誠之人往西土流言

西土

人亦不靜鄭曰周民亦不定其

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越茲蠢殷小

腆魏石經越皆作粵蠢作裁

馬曰腆主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

箋曰越茲于是也蠢

魯十三 周書曰大誥

二

動也小腆謂祿父以公子主殷
誕敢紀其緒

祀本不敢叛而三監扇動之
天降威知我國

箋曰誕大也紀理也緒業也
有疵民不康

馬曰疵瑕也鄭曰知我國有疵
降威怒使我知此亂由于姦民

為不安謂不利孺子反聞之言
曰予復反

反還也于是我
鄙我周邦今蠢

自東復還京師
而鄙謂滅

左傳曰鄙我亡也言予當滅凡應利叛者非
獨凶國乃使我周邦今蠢動者皆定之為縣

鄙所以威天
今翌日民儀有十夫

下解散其黨
儀從大傳

獻子翼
箋曰翼猶助也民儀民之表儀殷之

蓋不從亂
以于救宬

而自歸者
箋曰于往也武圖功我

有大事
告曰武繼也大事軍事言民儀

卜并吉
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箋曰肆

邦周舊領之國尹氏三亳阪尹殷之舊都邑
庶士殷士三者皆有來迺事之人是謂大誥

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箋曰時人心疑故告以吉卜又殷方謀紀緒

去殷逃死播蕩之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皇三 周書四 大誥

三

不反曰艱大鄭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志同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

叛其為難大 箋曰不及尹 民不靜亦惟在氏者蓋以遠不徵其兵也

王宮邦君室箋曰言且 越予小子箋曰越猶告也庶邦

反告 考翼不可征箋曰考翼老臣輔王者謂周公也征行也周公為考

翼且當留鎮 王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王輔不可自行

東晉本有害字此從漢書 箋曰此下周公自言攝王之意王卜征必行不可違故成王

長思此難 曰烏呼允蠢鰥寡箋曰不得外助乃令公攝

如動搖 哀哉予造天役遺馬曰造遭也 箋曰

矜寡 爲天所役 大投艱于朕身箋曰大以艱尼投使我遺雷

越予冲人不叩自卹卹從魏石經東晉本作恤 箋曰叩身也卹憂

也周公以冲人成王不能身自憂故當急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怙于卹不可不成乃窻

考圖功箋曰義古儀字度也怙勞也窻考武王也武王公兄而曰考者古者繼先

君則以其所後為考廟故舜考堯魯釐父閔周公既攝乃稱窻考也言王不能自卹擬度

女諸邦之意當同力綏予勉予曰無以 已予

憂為勞以武王圖殷之功當卒成也

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東晉本替作替此從魏石經 箋曰替僭

也上帝天子也予攝王不敢僭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箋曰言昔武王起小侯為天子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箋曰

卜用卜中也詩曰考卜維王武王居鎬得吉卜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卜用箋曰相民謂攝王助理烏呼天明威彌

我不不基威從漢書東晉本作畏王曰箋曰

爾惟舊人箋曰言爾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箋曰王應麟云漢人引不克東晉本

察天命彌我女當知作不克省察也若女也女雖不能遠天闕我成功所晉本作

武王勤女定殷之事天闕我成功所晉本作

天闕天闕愆箋曰闕當作愆勞也所處予不敢

不極卒寧王圖事箋曰極盡卒終也盡終武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忱孔光引

日誘道也化讀如大夫化我之化過也予其

軍過之處誘道諸侯以天輔我周之信言其

考我民箋曰考成也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

功攸終箋曰前寧人即舊人也予當往前定

故予過殷之人之所謀其伐殷之功所終成

疾箋曰言從叛之人如為疾所中予害敢不

尚書十三

周書四大誥

五

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箋曰漢書釋畢為輔休與也禮尸設古文作尸

休休與聲轉耳子何敢不往前定殷諸臣之所以其所受之功興起畢成之

王曰

若昔朕其逝

箋曰逝往昔往居東時

朕言艱日思

箋曰言猶

念也念此難無日不思欲攝不敢欲退不可

若考作室既底法

箋曰

底定也法謂規制也

厥子乃弗有堂矧弗有構

箋曰堂殿也構

蓋也有可也言其子幼小不可令築堂又不可令蓋屋也

厥考翼其有曰

予有後弗棄基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有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

乎

箋曰考翼輔幼子者諸侯言周公為王考翼故明考翼之職見其子不能終作室其

禮書三

周書四 大誥

六

可曰子有後日可待不棄舊基而已乎言當亟成之

厥父菑厥子乃弗

有播矧弗有穫

箋曰不可令布種又不可令刈穀與堂構皆舉始終言之

菑反耕田也堯典播時詩俶載皆聲近通同字耕反而剝禾其中或又以一歲田為菑

厥考翼其有曰子有後弗棄基

箋曰設兩喻以明無可待

肆予害敢不越叩救寧王大命

箋曰既不可待後故今予

不敢不於我身撫定

若兄考

箋曰若順也兄考武王也尊者

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故得兄武王也尊者先君為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

乃有友

伐箋曰有讀為又友助也順也乃我

厥子民

又順助王室伐叛者如武王意

養箋曰養長也民養若言民牧其子者凡武

子又為民長有其勸弗救箋曰勸勉救止也

諫止王曰烏呼肆哉是肆言予今陳兵往伐

四國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箋曰徵諸侯兵從

庶邦故不及焉爽邦由哲亦惟十人箋曰漢

為勉助由哲為道明爽明也勉也由讀為迪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箋曰十夫進知天子

輔誠爾時罔敢易法常為正古法字為全形

近而誤爾時者殷叛之明日十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箋曰戾定也已攝惟大艱人誕鄰箋

漢書釋誕鄰為大逆誕謾也鄰當為遴周易

或作吝逆也大戾之興由其人誕謾逆行

胥伐于厥室箋曰言四國不同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箋曰爾爾諸侯疑于殷周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嗇夫箋曰嗇夫主田之吏天不

不自治田必假予害敢不終朕畝箋曰藉田

王推之子乃終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

其極卜

筮曰極中也言舊人佐定殷者皆承天休天意可知予何必定中于卜

敢弗于從率寧人

筮曰于往也往伐三監也率諸侯前定殷者同往言

從者謙詞也寧人不必皆為諸侯故概曰寧人

有指疆土

筮曰有撫也旨致也

詩作者曰者定爾功疆其土者除其國也予往撫致其土無所用戰

矧今卜并

吉筮曰言人事已必勝又得吉卜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

僭筮曰僭差也天命無差貳卜

陳惟若茲

筮曰卜卜吉也陳諾所陳也以

卜及此誥頒天下使咸順此意

尚書十三

周書四大誥

八

大誥第十三

王氏集注并箋

康誥司馬曰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

武庚祿父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

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

申告康叔馬曰康圻內國名鄭曰康諡號

始二年更名邠者是今汝州地也康叔子

康伯知非諡矣始君不臣兄弟故康叔

季不稱伯而以伯仲耳武王九十三至此

百年母弟不得齒少也康叔以司寇作監

監雒後三年雒為東都移監河朔治邯鄲

衛六世皆世官頃公封衛侯在夷王時

魯古 周書五 康誥

惟三月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哉生霸馬曰霸肅也

生兆肅也周公初基鄭曰此時未作作新邑東晉

新大邑此于東國雒除殷國直名曰雒雒忌

從大傳于東國雒除殷國直名曰雒雒忌

欺以鳥名氏水雒出商四方民大和會曰周

州謹舉山至鞏縣入河四方民大和會曰周

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揚父祖功業德

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能揚父祖功業德

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

澤然後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

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

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鄭曰岐鎬之城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于政

不均故東行於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侯旬

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侯旬

男邦采衛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

干五百內供王事之國也箋曰男下加邦者近畿

采衛外諸侯以外無役事百工播民箋曰工

官也攝王所命曰工和見事于周箋曰見效

播分也分地受功也周成勤箋曰咸

也宗周民徒官吏與殷民周公咸勤感也感

相和皆效其事勸於役也乃洪大誥治鄭曰洪代也

定殷之勤勞數年乃洪大誥治言周公代成

之間三動大眾王若曰孟侯大傳曰天

王誥箋曰大誥命王若曰孟侯子天子年

康叔大治治維邑也王若曰孟侯來朝迎于

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

之鄭曰王若曰者總告諸侯孟迎也依略說

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箋曰於此改

周公稱王者公還宗周臨朝出命也若曰者

記言之例當修飾文句不能直載口語順其

魯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二

王則教不可施故孔子比朕其弟小子封箋
之於躬身言他人不敢為朕其弟小子封箋
也其之言謙不敢質也弟章束之次弟謂誥
冊也字亦為讎今作秩爵之次弟也言已不
當爵命侯牧且以權宜策命之小子者王子

也明其以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懿親鎮輔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

而應之乎以不私之乎如此者然後行之此

之謂慎罰箋曰顯光也孟子引書曰不顯

哉文王慕此言不顯不連考為稱也文王稱

穆考文考祭法顯考次祖考當高祖之世

不敢侮矜寡箋曰殷多方既服此庸庸祇祇

箋曰左傳引說為威威顯民箋曰威畏通用

賞功祇德祇愛也威威顯民字畏天之威命

顯于用肇造我區夏區僻隱謂西土夏中國

也始自西夷粵我一二邦謂西方屬以修

及於內地

我西土箋曰修治也三分有二以服惟時怙

命為殷所恃言服事殷冒聞于上帝茂通用

字茂美也君爽迪見勸聞東晉本亦作冒聞

王充趙歧均引冒聞其說未詳上帝蓋殷帝

帝休箋曰休興也文王天乃大命文王曰天

之命文王非暗暗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

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不

逆天之道周人以仁接民瘡戎殷箋曰瘡當

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也瘡戎殷作壹猶齊

也戎大也詩曰實始翦商文王稱王故齊於

大殷禮記說瘡為壹殷為衣壹戎衣者武王

也言兵誕受厥命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三

伐密須四年伐吠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嚙 箋曰誕大也伐紂有天下武王又

大受命 粵厥邦厥民惟時敘 箋曰厥其時承命乃承文王邦民困乃寡兄勛 箋曰寡兄周

而敘之故不言烈考 乃寡兄勛 箋曰寡兄周述攝王之意也勛勉也勉承文武之業再定

般也必本之考兄之親者二叔新叛羣弟有疑以明已不私親亦不廢親當承父志耳近

儒多以寡兄為武王引鄭說寡為尊稱禮弟兄不以屬通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箋曰肆

非詞例也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陳也立其監陳其般本立而言肆謙不自命也在

察也察即監也土者不封國為王土也 王曰箋曰此下王曰者十一冊行行政大法 烏呼封

以誥詞書於冊第一冊行行政大法 烏呼封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馬曰遹述也也女在東土民亦在女 紹聞衣德言 箋曰衣

能敬述女文考之政否 紹聞衣德言 箋曰衣紹繼也般民思般又將察女 往敷求于般先

能紹所聞般先王德教否 往敷求于般先

哲王用保乂民 箋曰往往維也 女不遠惟商 敷求廣求其道

耆成人宅心知訓 司馬曰必求般之先賢人 興所以亾 箋曰改殿言商者據當時之稱

不遠惟之商考不盡在維沫也耆老宅度也 成人成德有名者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

度其心乃知其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

保民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弘于天 荀子引 箋曰廣其學問志慮 弘于天 弘覆于

箋曰弘大也法天之德而弘廣之若德裕乃身箋曰若順裕

德非但裕民不廢在王命荀子引命作庭

職在不廢王命箋曰廢頤也監之

當使德施及下鄭曰刑罰及己為痛病

聳殷鄭曰痛矜瘝通用字言用刑

之慘當敬哉箋曰宜常天威棗謀威謀東晉

若在身敬哉自警省也民情大可見小

此從應劭引郭璞李善同箋曰威命也天命輔周信矣

人難保箋曰大謂天下歸往也小人頑民也

而小小反覆亦難保八百同詞可見受命之應天順人也

其無怨恨不足怪也往盡乃心箋曰盡心無

康好逸豫乃其又民箋曰康空逸安豫樂也

空好逸豫也或一切用威殺戮但高大平安坐而定是

齊之以刑亦是好逸而怠於治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箋曰引人言以釋康叔之意

者祿父小者庶頑皆也順不知不足怨恨惠不惠懋不懋箋曰惠

勉者乃為能義不已熙喜同用女惟小子

乃服惟弘箋曰服治也以王子親貴王應保

殷民箋曰應當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箋曰

宅度也新民新定之民作者與之更始詩曰遐不作人王曰烏呼封日箋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五

第三冊諸境敬民乃罰民東晉本作明此從禮記引箋曰言敬

民乃用刑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王符引非眚作

匪省箋曰王符說罪雖小非以過差為之乃欲終身行之自作不典式

王符引式作戒箋曰王符說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典戒典法也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眚災王符引作省哉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故不可妄殺也若民無辜不待導中

也王曰烏呼封有敘時箋曰弟四冊戒以專

刑有又也文王時敘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今又惟時敘是承也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荀子引勅作力箋曰明勉服治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箋曰大誥曰民若有疾言殷

往和之則盡棄前咎所謂作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又箋曰赤子無知而必保持之非女封

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箋曰刑用刀殺以受劓刵鼻

又曰謂从罪滅等也康叔蓋王曰箋曰弟五

都邑取法康叔故不言封外事女陳時臬箋曰外謂所監

也女康叔陳法為外取正司師茲殷罰有倫箋曰司刑

大傳曰孔子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法無有倫是故知法之難

也倫理也殷罰監殷所罰得其理則又曰要羣士司刑者師法之非師殷時法也

囚箋曰要刑獄書也囚繫也外獄有待決者囚之而上其要於監康叔當聽之亦職外

之事故加又曰顯彪說服念五六日至於旬又曰為周公重言非也

時不蔽要囚箋曰周官曰異舛刑之罪而要

大司寇聽其成此要囚之大限恐其久留不沒也言五六日者欲其更速服治蔽斷也言

會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七

不蔽者悉王曰箋曰弟六冊女陳時臬事罰為斷遣也

蔽殷彝箋曰彝常也言治殷民用其義刑義當用常法不可用重典

殺勿庸以次女封次荀子兩引皆作卽箋也戒其任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意不任法

猶自曰未有能順時敘之事甚言勿自恣也箋曰于遜順也女雖盡順于文王之時敘

已女惟小子箋曰重言之未其有若女封之戒其恃親貴

心箋曰若順也不獨朕心朕德惟乃知箋曰

以警曉不可恣且不可順凡民自得罪荀子引民作人箋曰

康叔荀子說刑罰蔡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

罪朝廷可赦故言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上言得

民自得罪有六也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寇攘盜也姦宄犯法者殺人鬥害者越人于

貨劫財物者趙歧說越於也般于人干貨般

人取散不畏从罔弗慙孟子引散慙作閔讖

其貨散無知之兒慙討也許慎以慙怨說之

又以散為冒趙歧以慙為殺孟子說讖為不

待教蓋王曰封當刑者二康叔所主元惡大

慙事元首也知惟不孝不友子服祇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考兼言於後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箋曰字慈疾害也春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箋曰顯代鞠稱也兄代父乃

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箋曰弔闕也左傳說

趙商引鄭說此為門內尚寬言持法天惟與

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箋曰泯蔑聲轉

用也不孝友不治則民常大亂自治之民常

亦亂女當召而用刑故設王官主此獄也傷

管蔡之變故全骨肉之恩重流言之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箋曰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人

文王作罰文王所作刑書也左不率大夏箋曰

傳楚芋尹亦引周文王之法禮王朝之禮也大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

越小臣諸節鄭曰訓人師長箋曰此都國夫庶子四人掌都家政令事故以告其君長

訓人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正人僕人正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公卿之復逆諸節掌

以旌節使四方者行夫環人之屬皆傳通言語乃別播敷造箋曰播散造言民大譽弗念

弗庸箋曰譽誦也美也瘵厥君時乃引惡箋曰

瘵病也引長也病其君惟朕愍箋曰此王而長其惡其君不自罪朝所當討已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九

箋曰傷痛之者追感流言致亂女乃其速由箋曰女所茲義

率殺箋曰義宜率律也亦惟君惟長箋曰上

故特言不能厥家人箋曰不越厥小臣外正

君長箋曰別播敷造也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

外正所統都邑長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

德用又箋曰放棄非違也言女亦罔不克敬

典乃猶裕民箋曰上戒其恣此又戒其縱弛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鄭曰敬忌祇祇威

向說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已而虞

芮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言能

用文王之法乃為裕民也敬忌警戒我惟有

及則箋曰我謂王朝則法子一人以擇荀子

引東晉本作釋箋曰擇釋通用字君爽曰

天不庸釋釋舍也天命所在曰釋言康叔能

治則王室安也對諸侯言曰予一人荀子曰

明主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

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王曰

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封箋曰弟八冊詰爽惟民迪吉康箋曰爽明

之字從大或從夫謂人待明而起惟思迪道

也勉思治民進道以和吉康又之治不在刑

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箋曰惟德用康箋曰

也言初立三又民作求箋曰求終也詩曰世

監本用寬德德德用康康

殷先王之業矧今民罔迪箋曰王欲迪之

言不欲絕殷矧今民罔迪而殷民罔迪

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箋曰適猶和也頑民

但行政之道務在迪民今若不更王曰封

調適此不迪者是無政也故必又之

予惟不可不監箋曰弟九冊言立監之意殷

為名又不可仍續頑非封國所能定彼以復殷

立殷後乃命女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箋

不罰而更又之是行德也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婁未同箋曰戾振古今字振猶轉也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十

故屢勸道而未和同爽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箋曰

通用字窮也爽惟云者猶言味昧思之民不

服由政之不善其天以此罰我窮我耶我誠

當自省而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箋曰大

無所怨多謂四國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箋曰矧曰猶

逆叛也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箋曰矧曰猶

幾也天其罰我我惟王曰烏呼封箋曰弟十

日以善政顯聞而可王曰烏呼封冊誥以無

惑人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箋曰殷民

言者必多故戒勿蔽時忱不則敏德箋曰蔽蔽

用非謀行非法敏審也不蔽要囚是所以取信用康乃心願

於民民皆法其明慎之德也用康乃心願

乃德遠乃猷裕箋曰願還視也無怨非但康

後還寬大以自顧其德則猷裕益遠久可用

非以權術取定一時也君爽曰告君乃猷裕

乃以民盜不女瑕殄箋曰瑕疵殄病也以與

王曰烏呼肆女小子封箋曰弟十一冊申敕

惟命不于常箋曰禮記曰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有治民之責者不可不慎

女念哉無我殄高箋曰高所謂百辟高殷民

是絕王明乃服命箋曰勉出高乃聽箋曰勿

之高明乃服命所治政令高乃聽用非謀

用康又民箋曰務在寬以治之篇中入言康

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十一

王若曰往哉封箋曰讀冊書畢又勿替敬典
箋曰替廢也前敕聽朕誥誥一作告此
以敬典不可廢命女乃
以殷民世高箋曰言殷民世
高則女之所以

康誥第十四

尚書十四

周書五 康誥

十一

尚書十四

酒誥第十五

周書六

尚書卷十五

王氏集注并箋

酒誥

司馬曰周公曰懼康叔齒少告以紂

用故紂

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

箋曰周公還政成王成王作邑以封周

公康叔先治之餘俗已革唯尚有羣飲之風

猶非太平故更嚴其法以救敝也一代必

有所以代者務革之故周文敝而秦焚

書秦法敝而漢漏網酒於後世不能亾國

而誥般羣飲乃垂

為經示撥亂之道

書十五

周書六 酒誥

成王若曰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

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

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

者加之鄭曰成王仍周公之言箋曰周公

已歸政故特著成王之意公順而誥明大命于

故加若曰言成王之意公順而誥明大命于

妹邦妹一作沫馬曰妹邦即牧野之地鄭

風言有妹之鄉則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其

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

之監箋曰妹牧姆沫聲轉通用牧野在朝

歌城南七十里商都遠郊也朝歌城即妹邑

矣地道記云在禹貢大陸之野紂亾而多士

遷踐奄而多方滅至此又立監治之無國號

故曰乃穆考文王箋曰昭穆之制周所立也

妹邦為文王之號殷肇國在西土箋曰肇始也西土言

伯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箋曰庶慎也庶

也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其遺號與

文王國不待誥故專庶邦朝夕曰祀茲酒

箋曰祀當為神慎也篆文神作福與祀相近

而誤朝見曰朝暮見曰夕王充說朝夕戒慎

則民化之然則惟天降命肇我民箋曰肇敏

命敏于我民惟元祀天降威箋曰元祀文王

言天惡昏惰受命之元年也

降威謂我民用大亂喪德箋曰喪亾也民不

革殷命必言德亾德者上

無德以及民我亦罔非酒惟行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箋曰辜罪也小邦刑隄密

書武王征四方愍國九十文王誥箋曰謂文

訓教小子箋曰小子成王自謂有政有事無

彝酒政一作正箋曰彝祭器裸所用以盛

者臣無裸禮則無彝酒言常不設酒也韓非

下匹夫失其身賈公彥越庶國飲惟祀大傳

尚書十五 周書六 酒誥

二

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箋曰庶國助祭則與于飲言天子大燕諸侯唯此也飲以人眾爲樂故**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大傳曰唯謹於羣會**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濶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箋曰迪道也文王慎酒而不絕酒者酒以和親族燕皆醉所以道民於和樂**小子惟土物**箋曰則能以德自將無醉失也**小子惟土物**箋曰成王惟思也土物土貢也殷初納貢**愛厥心**故思其宜也洛誥曰儀不及物不享

書十五

周書八酒誥

三

臧箋曰愛讀爲心乎愛矣之愛隱也優然中心藏之言憂不能忘**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聰察也殷初入土納貢恐其反復察聽祖訓莫如謹**小子惟一妹土**箋曰酒酒雖小德德無小大也

嗣爾股肱代三監居妹土爲因思一之也**肱純其執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未詳考父

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長兄也執黍稷謂農人

母箋曰牽引前也賈市也上言農此言商賈也白虎通引以賈用爲句云行日商止日

厥父母慶箋曰此總謂庶民農商父母也

爲欲畱供養之

厥父母慶箋曰此總謂庶民農商父母也

慶冠昏蜡 自洗腆致用酒 馬曰洗盥也 箋

不腆之酒則賓告旨言酒腆也于禮主人洗

爵獻尸賓賓致爵主婦致爵于主人致爵即

獻主人之禮也飲酒之禮莫重于獻洗致

獻賓主也腆酢主人也庶民唯此用酒 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箋曰庶士庶邦卿士有

凡長官言之庶伯都邑 正少正也不言少者兼

也為民表率 其爾典聽朕教 箋曰

故典聽此教爾大克羞耆 箋曰羞進耆老也

堪也大堪進老言非惟 進老謂國老也克

年老其德亦堪為國老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爾燕則命醉食則告飽 不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 觀之 于也 作猶尊也稽考也

考其中和之德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

故有燕食饗禮 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鄭

逸 大傳曰古者之帝聖治天下也五十已下

日饋祀助祭于君 箋曰饋饋食士以特牲

大夫以少牢祀謂蒸社也孟冬之月大飲蒸

大割祠于公社介助也受嘏之詞曰介爾景

福逸游也饋則介飲祀則游飲皆六十已上

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箋曰允信也王

亦惟天若元德 惟王信之天亦順其德可長

民永不忘在王家 箋曰言王 王曰封 箋曰上

尚書十五 周書八酒誥

四

畢已下反復戒我西土棐祖箋曰棐輔也祖讀爲助西土輔

助謂文邦君御事箋曰諸侯遣來受事者小子尙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箋曰言自妹邦已外無酒酒之俗王自能教之也腆

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箋曰言今始滅商也王曰

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箋曰迪進也進

猶上顯小民箋曰顯猶示也經德秉哲箋曰哲當爲制經常秉執

也以常德執其自成湯咸箋曰咸謂臣也咸皆也尹吉日惟尹

躬及湯咸有壹德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箋曰孔穎達說先儒皆以

尚書十五 周書六 酒誥 五

酒誥帝乙爲紂父自有國至紂乃亡不數亡

國之主故云至于帝乙易說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本紀湯太丁太甲沃丁

四世沃丁弟之子小甲仲丁仲丁弟之子祖乙祖乙立殷復興畏猶敬

也王則成王相則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箋曰有讀爲又恭當爲共諸侯御事之臣

見王朝秉制其輔諸侯又能各共政事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箋曰禮有拜崇酒崇充也充長

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國伯

箋曰韋昭說自商以前侯圻外甸圻男圻采圻衛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

界也此不言采省文耳邦伯州伯越在內服領二百一十國者五服凡八伯也

百僚庶尹者庶尹都邑之長惟亞箋曰亞次也大夫士

以惟服宗工箋曰服治也宗工都宗越百姓

里居箋曰百姓百官也罔敢湏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齊色曰飲酒惟助成王德箋曰總內外官皆以

助顯越尹人祇辟箋曰越于也辟公卿有采地之稱以王德顯示於所

尹之人敬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箋曰在

戒其君也王時也後嗣王紂也酣身厥命箋曰酣樂酒也身重也詩

命謂為長夜之飲日大任又身酣重其罔顯于民祇保箋曰保

示于民所敬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箋曰怨民怨也

恃言無改法王充云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沃于非彝

紂于民怨曾不改行大恣其過箋曰沃溢也溢

用燕喪威儀縱非常以燕私喪其威儀所謂

酒之失婦人是用民罔不盡傷心箋曰盡猶惟荒腆

于酒不惟自息箋曰荒大腆多也惟思乃逸

厥心能息如失心者然疾很不不克畏死辜箋

疾害很能息如失心者然在商邑箋曰言紂

唯居京師自保越殷國滅無離離本作罹謀不及遠箋曰殷

滅無憂焉若西伯弗惟德箋曰紂既不馨香

祀箋曰馨香黍稷用造酒以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箋曰登于天謂在天位庶羣自酒箋曰

非祀饗而承大祀易曰初登于天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箋曰

自飲酒死國亡子絕也于殷惟逸箋曰逸過也罰之過當令身

殷也死國亡子絕也于殷惟逸箋曰逸過也罰之過當令身

人有死國亡子絕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箋曰速王曰封子

不惟若茲多誥箋曰多祗也不但古人有言

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箋曰監視也視水

亂今惟殷隊厥命言祿父滅殷絕我其可不

大監箋曰大監謂以康撫于時予惟曰女劼

恣箋曰曰于也劫恣皆慎也慎撫于是妹邦

叔惟于女慎之又慎言妹邦臣民悉責之康

殷獻臣箋曰獻儀也侯甸男衛矧大史友

丙史友鄭曰大史丙史掌記言行矧箋曰矧

友之言詞也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箋曰獻臣

周之貴臣致仕者也宗工都服休服采矧惟

若壽圻父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

侯非朝聘不出境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

采朝祭之近臣謂殷邑服內也休已廢之都

之事箋曰服謂殷邑服內也休已廢之都

邑采分封之都邑圻父東都司馬之稱詩曰

圻父壽治也殷之王畿今入于周為畿則王

官治之以其遼遠設三卿焉司馬兼宗伯曰

圻父薄韋農父韋從白帖引馬曰韋違行也

空兼司寇曰農父箋曰薄迫也農父司空也司

事官以農為重若保宏父箋曰保教官師

司徒兼冢宰曰宏父此三父定辟矧女箋曰

者不領于監故尊而父之剛制于酒剛克故以

也上所陳諸臣雖各有剛制于酒剛克故以

職教民而定法則惟女剛制于酒剛克故以

制厥或誥曰羣飲謂諸侯與羣臣淫湏力不

能禁女勿佚其主君臣盡執柯柯從說文引東

日柯當為訶誰以歸于周予其般箋曰周歸

者非執于天子之側罪未定也亦伯討又惟

之義春秋之義執諸侯者歸之于京師又惟

殷之迪迪諸臣新進也惟猶與也諸臣惟工箋

工治事之官下大夫乃湏于酒勿庸般之姑

惟教之俗又所害者小有斯明享鄭曰斯

箋曰有讀為又明勉享獻也洛誥曰百辟享

謂殷舊圻都邑之君自勉來享者又分析待

寬典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箋曰恤

書于五

周書六酒誥

八

教之而不用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箋曰蠲絜也雖來事
是不慎事王我不絜之以王曰封女典聽朕也主聽此
不役志于享劫勿辯箋曰勿州里之吏所用以致民者辯
也也乃司民涵于酒告諭乃察之言酒之戒寬
于民嚴于在位者

酒誥第十五

尚書十五

周書六 酒誥

九

杵材弟十六

周書七

尚書卷十六

王氏集注并箋

杵材

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

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

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

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

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循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

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

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

子以實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衛世家

二云為梓材示君子可法之則以命之 箋

曰此篇代康叔誥所統諸國之詞使奉以

布誥故申告治道皆曰王云云自曰予以

下假為康叔詞 若後世授方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

惟依鄭本當作暨 鄭曰于邑言

二王之後 箋曰此言三監之職周公訓康

叔之詞大傳引商子事在未攝王以前此在

攝王後也厥臣康叔私臣大家殷故家也王

惟邦君周王所封諸侯不可言周邦君故曰

王惟 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 箋曰越爰也爰

難治而王朝各有命卿在焉是 司徒司馬司

彼眾之所師女但常引而

書十六

周書七 杵材

一

空尹旅

箋曰三司侯國三卿也尹庶尹都邑長旅下士

曰予罔厲殺

人

箋曰厲虐也予謂王朝也殷叛後恐刑殺過差故先戒殺

亦厥君先敬

勞肆徂厥敬勞

箋曰亦讀為掖敬警勞救肆今也徂讀為助諸臣助其君

先警敕其民今當助其警敕而已

肆往

箋曰肆今也往往日也今已前紂與武庚

時姦宄殺人

箋曰謂叛民曾殺人者

厯人宥

箋曰厯過也宥寬也

謂此姦宄昔所過之家宥之以安反側

肆亦見厥君事

箋曰見其君事

和見事之民也今當誘掖之使效事於君

戕人宥

戕下東晉本有戕字此據馬本

王充引作疆人宥人者以遠難審覈又方效事亦宥之也

戕人宥

箋曰戕人在他國殺王

啟監厥亂為民

王充引作王開賢其率化民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

在化

曰無胥戕無胥虐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箋曰恐其報

復尋

至于矜寡

矜東晉本作敬此從大傳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

而無夫者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

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弛此使無失職

虐以傷矜寡也

至于嫗婦

嫗從說文崔瑗引東晉本作屬箋

日嫗婦罪人妻妾當入官以姪免者

合由以容王

箋曰合猶連也方伯連率

合諸侯者由用也容猶引也

其效邦君

箋曰效致

尚書

卷六

周書七

二

材

也致列邦之君戒之越御事厥命箋曰越於也於御事

曷以引養引恬箋曰曷何也恬安也詢御

古王若茲監箋曰自用若順也用先罔攸辟

箋曰辟刑也無所箋曰稽考也

用刑言當以文治考田謂按視

惟曰若稽田考田謂按視

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馬曰卑曰惟其敦墜

茨敦從賈昌朝引今作塗馬曰墜墜也

覆若作梓材馬曰梓古作籽字治木器曰梓

曰籽子也既勤樸斲惟其敷丹

塗馬曰樸未成器也善丹也鄭曰山海

經云青北之山多有青臙箋曰斲斲也

業既勤用明德箋曰如田既敷蕃室

既勤用明德既垣墉梓材既樸斲懷為夾

方來國方來謂將來也亦既用明德后

書十一 周書七 梓材

三

式典箋曰后後式集庶邦箋曰集合也以不

高皇天箋曰庶邦音天子既附中國附從

晉本作付箋曰既盡粵厥疆箋曰粵者重

疆妹土土于先王箋曰土謂不封國之地先

奄吾東土也春秋肆王惟德箋曰肆今用和

斲先後迷民用斲先王受命以若茲監斲一作

箋曰斲釋也迷惑也先迷為紂惑後迷為

三監惑當和釋之則周受命用釋也若順也

順惟德之意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

孫永保民

尚書十六

周書七 杼材

四

杼材第十六

尚書十六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尚書卷十七

王氏集注并箋

召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司馬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在

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箋曰

周公先作雒邑後所稱成周也此復營雒所謂王城先邑以遷殷頑後邑以封周公

如京師之制示不臣周公也周公不敢居而自請老居成周讓後邑以為東都名曰

王城許王畱公故不居豐其後乃歸老於豐而君陳居成周焉召公奉幣者周公還

政諸侯畢會宗周而王命悉至雒朝周公遣召公誥諸侯以畱公之意非誥王及公

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司馬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鄭曰是

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當為一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箋曰

鄭以反政當在正月故改此二月又以乙未至丙午十二日并改下三月為二月與諸家

不合又改經字非也攝位無正還政則必有正以正月遷政已就臣位矣王不敢臣之而

必欲畱之乃議分天下作王朝箋曰言王朝維京至二月初而發命耳王則周公在朝

也步自周則至于豐

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邑馬曰周鎬京也豐

文王廟所在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

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

書十七

周書八

召誥

一

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筭日步者營度制

度也室中以几堂上以筵宮中以尋野以步

涂以軌步其通名耳禮日以狸步非步行也

將作雒京仿鑄京之制故命步之又至豐者

豐亦京師度兩京城郭宮室塗巷之制度惟

也言則者王讓居豐因同至也公則往雒惟

大保先周公相宅大傳曰使召公先相宅鄭

雜以封周公春秋傳所謂中分之大事也必言先周

職典建國若營謝城齊三公事也必言先周

公者王不敢臣公避粵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至豐公將避王往雒粵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鄭曰三月當為二月筭日來三月自乙未

朝後計日戒行不敢留事示敬也班固說三

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臚月采篇三日曰臚

皆引惟三月王應麟說漢人引丙午蠡粵

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之禮先臚不書事蓋期

日也過期三日而後于雒卜宅筭日所謂

朝至使眾無失誤于雒卜宅澗東塵西厥

既得卜則經營營城四圍垣也粵三日庚戌

大保乃以庶殷筭日特言庶殷不同先攻位

于雒汭鄭曰汭隈曲中也筭日攻治也先

五十粵五日甲寅位成筭日周官曰辨方正

里後若翌日乙卯筭日若者別一事也大保先

市成也八日位成周公即行不期其位之即

明日乃至言其功速周公朝至于雒筭日先

成也八日位成周公即行不期其位之即

明日乃至言其功速周公朝至于雒筭日先

成也八日位成周公即行不期其位之即

魯十七 周賈 召誥

二

百工諸侯皆從故又朝至此時周公讓封王
許改新營為王城新邑居公為成周文不具
者當在則達觀于新邑營司馬曰其二月

別篇在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往營成周

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鄭曰史不書王往者
王于相宅無事也箋曰達自此往彼之詞

新邑康誥所謂新大邑後謂之成周新營召
公所經營維汭之位先無里居者後謂之王

城相距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箋曰雒

五十里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謂

予不敢宿則禮者王以秬鬯來命周公郊類
祭也在維邑明堂言郊者先郊後禮上言用

牲以特牛郊下言粵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二明堂告文武箋曰新邑成周先有社社于

牛一羊一豕一新邑則郊于新營也牲不必

記以用大牢同粵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箋曰

王禮故詳之粵七日甲子周公乃朝仍用

王禮即下所記大保奉幣之日也用書命庶

便文先記用書不作之重朝事用書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箋曰用書者大誥天下以王

伯者命賦工作王城也王城異於封國故必
徵侯甸男三服之徒役不及采衛工小於作
維邦伯州伯厥既命殷庶殷不作箋曰殷

統其州邦者厥既命殷庶殷不作

庶殷兼殷多士命工但役民耳大保乃以庶

大家世族皆率督助工故記之大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階箋曰此朝在明堂三公中階侯阼

門外在內取幣乃復入箋曰諸侯奉珪兼幣

者為冢君取幣乃復入奠于中庭周公讓不

掌七

周書八 召誥

三

敢當擯者還擊於門外錫周公鄭曰所錫之幣蓋璋以皮

及寶王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

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

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

位以其命賜周公箋曰以王命錫則升堂

致命也大保出公降立于阼階大保升

公升聽命降拜延登大保乃讀冊為誥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誥箋曰言稽首明此誥當

王順公意即告庶殷越乃御事東晉本作越

政封公之事御事諸侯詔受王箋曰

事者謙不斥其君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天子為之

首耳箋曰上帝感生帝改者改弟及為世

嗣始有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箋曰必立

太子也元子故周

公不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箋曰傳子故無

嗣位無憂窮之美子不必

賢故無烏呼曷其箋曰曷其柰何勿敬箋曰

窮之憂猶如何也

當自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箋曰遐遠也遠

警也終其命言長有

天祿永終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箋曰在察也

乙故粵厥後王箋曰後後民茲服厥命箋曰

多不厥終智臧鄭曰鰥病也鰥孤也箋曰臧

服者鄭曰鰥病也夫知保抱箋曰知匹

紂為獨夫孤立位也箋曰謂匹夫

皇十七 周書八 召誥

四

匹婦保綵也保抱其子攜持其攜持厥婦子保抱其子攜持其厥婦子保抱其子攜持其

婦以哀籲天祖籲呼也祖存也厥亾出保抱其子攜持其

執箋曰不禦克奔故無逃俘烏呼天亦哀于保抱其子攜持其

四方民箋曰四方其眷命眷顧用懋王懋勉

也言周公定殷又其疾敬德疾警王德勉當

顧天命以勉王也其疾敬德疾警王德勉當

終事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箋曰此下言

監二代之意迪道也保安也自面稽天若今箋曰面勸

時既墜厥命鄭曰面稽回向也雖勉謀順天後箋曰面勸

尚書七 周書八 召誥 五

亦隊命傳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天壽平格用箋曰格至也

大臣面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箋曰任大臣

無賢君夏傳子今冲子嗣保也則無遺壽

又患無賢臣今冲子嗣保也則無遺壽

考漢詔引無遺耆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箋

同夏之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又同殷之面箋曰有又也

稽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也勸王勿以幼少自嫌今休王不敢後箋曰

也作京曰休維詰曰作用顧畏于民晷說文

周匹休不敢後言趨事引晷

箋曰暑險也王顧忌不早來雖殷民失望或生猜阻不可測知故險也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鄭曰自用

此勸周公居成周也上帝感生帝元子相承是紹繼之曰于也周公又居成周作大邑以

輔王乃成宅中和會益增王其自時配皇天

治維之美名公者旅王命也其自時配皇天

配之配對也北極大帝園北所祀宅土中故

慎上天下地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

民望之詞又治也公亦治土中而王之成命

愈今休王先服箋曰此又言遷殷民於西亦

美宗周也今將興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箋曰

來東殷人遷西是曰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箋曰

比介比邇介間也孫星衍說節性調和殷周也呂覽曰節乎性

邁行也殷民將擇日行邁勸其往鎬京也

王敬作箋曰此下專戒王入于誥庶殷諸侯

邑也王警戒作所不可不敬德箋曰敬德重

維今不作矣在王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自敬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殷箋曰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厥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

厥命箋曰戒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厥命箋曰改服言受者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箋曰戒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箋曰我我周公惟命嗣

若功箋曰命嗣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王充

王初服厥命王順王功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箋曰

烏呼若生子王充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箋曰

也貽遺也哲制通用字自制其命非人所贈

遺王充說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

善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警猶涑絲染之藍今

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

天其命哲箋曰天即王命吉凶命厥年知今

也嫌斥言王宅新邑肆惟王箋曰前

我初服箋曰言王初服而宅新邑肆惟王箋曰前

宅新邑謂周公也肆即監其疾敬德箋曰前

也公仍為監惟王之故其疾敬德箋曰前

此戒公敬王也王其德之用箋曰祝王祈天永命箋曰

祈請告也告天者召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公也告天不隊命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箋曰淫過彝常也誥用乂民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箋曰言不小

民乃惟刑箋曰刑用于天下粵王顯箋曰用

法也用于天下粵王顯箋曰用

德也

書七 周書八 召誥 七

王初卽位德未顯當賴公顯之

上下勤恤

箋曰上君民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箋曰丕不

通用字替廢也文从自竝不能竝爲替勿替者能竝也

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

箋曰上勤王下恤小民乃公之意以永受天命

拜手稽首曰

予小臣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我小臣以下召公拜訖而復言也

箋曰

讀誥畢復拜周公稱小臣對攝王也致己意更畱公

敢以王之讐民

讐

作酬 箋曰酬亦對也

百君子粵友民

箋曰百君

子庶邦冢君亦

保受王威命明德

箋曰保任也威畏也

書七

周書八

召誥

八

畏天畏民特命畱公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末終也待王終成天命

我非敢勤惟其奉幣

箋曰勤勞也言已知公欲退非敢久勞公惟其王命

用供王

箋曰供奉

於公卽所

能祈天永命

箋曰能而通用字公爲天命所係故告天

欲承受其命也

召詔十第七

雒誥弟十八

周書九

尚書卷十八

王氏集注并箋

雒誥

箋曰述周公迎王至雒及封魯之事以告天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箋曰公讓雒居成周許王

還也子太子上書成王言改雒為王城之意也復

大也辟公攝政之公大辟則攝位之公也辟

公舊典稱王新制其當還政一也無所黜陟

疑也王如弗敢及天予乃胤保大

命箋曰基始也謀也始予乃胤保大

大武功也左傳曰夫武保大定功言武王定

殷即欲作雒今作之為繼其志也初為新邑

後為京師是相東土箋曰司馬引書云武王

為胤保大日即王所日曷為不寐武王曰告女維天不

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

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

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納

延于伊納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

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伊雒毋遠天室

營周居雒邑而後去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

雒邑如武王之意然則營雒者太平之成武

王之志也殷強族三百有六十後益蘇多自

殷庚時已不易治故作二大城控制之又遷

其尤強者其民既殷舊族周以夷狄屬藩入

魯大

周書九 雒誥

一

爲大君未能遽臣之又三監亂時庶殷未叛
滅之無罪令之不從因謂之頑民非周公之
威德未能作其基作民明辟箋曰基始也東
雒邑於東也

也王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鄭曰我以乙卯日
至于雒邑之眾

箋曰乙卯至雒雒眾即我卜河朔黎水鄭曰
來朝至焉所謂大和會

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
卜近以悅之箋曰黎水即淇水卜衛國之

城移康叔居衛爲監也至是沫土治已三年
微子封宋亦三年紂都向化又將作王城乃

移康叔居淇益近西收沫爲公邑應劭云上
黨郡壺關黎侯國地理志壺關有沾水更至

朝歌入淇水經淇水出大號山東北沾水注
之逕黎陽南入河黎國在今潞安府長治壺

書六

周書九 雒誥

二

關二縣之交在朝歌西北二百里今黎城縣
在壺關南百里黎陽今濬縣在黎城東二百
餘里朝歌今淇縣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

雒食鄭曰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
使服田相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

河南縣是也箋曰我者內詞即謂召公也
召公以王命卜宅周公不宜更卜矣澗水東

在雒水之南九鼎所居王之東都故曰王城
平王後遷焉食作也雒謂庶殷也庶殷不作

日惟我卜澗水東亦惟雒食鄭曰澗水東
雒食

周今雒陽縣是也箋曰成周在雒水北殷
餘民所居其後周公治之君陳正之康王畢

分而里之五年已營矣又卜者拓大其制以
配王都亦使新邑遷雒之民作之所謂悉自

功效平來以圖平從賈昌朝引今本作倅。箋曰平讀為辨本亦或作辯使也。

圖畫也劉向引倅同孟康云倅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王應麟

云漢儒引及獻卜箋曰已卜乃圖又獻卜者平作辨及獻卜王即位郊祀之日所謂

子不敢王拜手稽首箋曰王不肩卽尊仍宿者王拜手稽首用世子法再拜稽首曰

公箋曰攝王惟以令天不敢不敬天之休來下其常稱仍為公也。

相宅其作周匹休箋曰王在豐而謂維邑為來者就周公言之匹配也。

作維以配公既定宅平來來鄭曰平來來者使二人也。箋

日謂獻圖一使視予卜休恆吉箋曰恆常也吉使獻卜一使視予卜休恆吉日也卜休卜宅

之圖恆吉祭祀之吉日視今之我二人共貞示字示恆吉者欲王祀于新邑。

馬曰貞當也箋曰二人言王及周公也王居王城公居成周故共貞貞卜問也大卜國

大貞謂大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箋曰制作也。

聽命之詞萬億年言久也敬承天拜手稽首之休禋明堂也於是以前至。

誨言箋曰復稽首送使者也誨告也言我也望公告我而已辭不肩至雒。

曰王肇稱殷禮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

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班訖始得

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箋曰肇始也。

書六

周書九 雜語

三

殷盛也春秋傳有殷祭禮有殷奠稱舉祀于也周公言迎王至新邑待王舉大祭

新邑咸秩無文
白虎通引無于 箋曰無文者殷舊畿及洛汭山川星辰

自殷滅廢祀今新作王城當徧次四望羣神於周祀典無文者祀之孟康說諸廢祀無文

籍咸祭也應劭引讀文為紊云 **予齊百工平**

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從王于周
箋曰齊飭也百工官未命者平使也王先在豐周公飭諸臣使至豐

從王往 **予惟曰庶有事**
箋曰庶眾也言我惟同於庶有事不敢當

今王即命曰
日又作日 箋曰即就也就

命公記功宗
箋曰新邑未備百官大祭當須王官至維王謙故命周公疏記

在維有功者及同
以功作元祀 箋曰元祀大祀謂殷禮也

姓宗室悉備百官 **以功作元祀**
祀謂殷禮也

作爲也爲猶助也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
箋曰女述

王命稱公之詞故自女也篤弼厚輔 **丕視功**

下所謂棐迪篤也中分天下故厚 **載乃女其悉自學功**
學功從大傳東晉本作

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

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義牲制禮作樂一

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

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

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箋曰成王言大 **視營雜載書皆女周公致太平德孺子其朋**
洽盡使諸侯自效功謙不敢與也

魯大 周書允 雜語 四

孺子其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維委周公而自居周固執謙退有私其親之意使異姓之臣王必不讓故不可也 其

往 箋曰勸王往新邑也李賢引慎其往爰延咨政德蓋今文作慎其

往故或說為慎所與 無若火始燄燄 梅福引無

作毋燄作庸班固引炎炎 箋 厥攸灼 箋曰

曰火伏行潛灰物則陷燄陷也 內鬱則忽然揚

氣條達也灼明火也火陷伏內鬱則忽然揚

光灼然言王私其親雖未明言終必彰著也

敘弗其絕 箋曰敘序也王當篤敘維邑弗疑

宜輕往也梅福說勢陵于君權隆于主 厥若

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承上說非經意也

彝 箋曰厥其若順彝常也殷

及暨也撫撫治維庶殷也 惟以在周工往新

事如子事王如公無反側 宮府治事之處

邑 箋曰言不可 平鄉即有僚 箋曰僚當為寮

王來維使殷士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箋曰明

向就王治王事 亦勉 女永有辭 箋曰辭治也孫星衍讀辭

也 女惟冲子惟終 箋曰終已

曰已 箋曰此下公 女惟冲子惟終 箋曰終已

女其敬識百辟享 箋曰作維為民極專以受

衰西淪于戎南夷北狄冠帶之國皆偏在東

距周遼遠今作維受朝移東將千里然後昔

尚書

周書

卷

五

之采服爲衞甸服爲男蠻爲采夷爲衞鎮爲蠻蕃爲夷昔之九州之外今爲六歲一見之國焉九服之制非雖不可作雖而後百辟來享昔所未有故當識記之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箋曰覲禮四享庭實惟國所有故多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

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禮周初入中國又當隆平之時或以利賂焉或以賄自進故推其志曰不享也役爲也

言此多物無儀者不爲志于享至雖凡民惟尚當有黜陟非但受朝示太平而已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箋曰爽差侮傷也享之禮凡民不與然王有好

貨之名則殷民將輕朝廷是因此不乃惟孺享而致凡民爽忒二心且侮傷王室

子斂斂從說文引東晉本作頌馬曰斂猶分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也朕不暇聽箋曰暇猶

日斂分者分別黜陟之朕朕教女于棐民彝箋曰

但作維不能終治維朕朕教女于棐民彝箋曰

云教女者成王執謙故正告之言卽位非尊王亦教女之一道女但當往維輔民常耳

女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鄭曰獲勉也箋曰言王不自

勉聽政而非推讓非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厲精長久之義也

不敢廢乃命箋曰篤厚敘序也正父酒誥三父之官治殷圻者言治殷乃三

尚書六 周書九 雜語

六

父之任非王一人之責此三父者無不順予必不敢廢王命言易治女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

為少師新穀已入擾鉏已臧祁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

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

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

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箋曰明農致仕在田

里教農民禮義及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箋曰無遠

造士亦以輔王治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箋曰無遠

勸王至新邑也戾定也至彼維王若曰箋曰

邑布寬大之政則遠方自定矣王若曰箋曰

者記言之詞此下王以公意堅公明保予冲

因至雒仍命周公祀明堂之事公明保予冲

子箋曰明勉也公仍攝政一年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

文武烈箋曰丕顯謂文王也周公宗祀文王

七廟所不在之地有大朝會皆祀明堂於鎬

於雒於五嶽皆有焉稱揚先美莫大於此今

作雒始大合諸侯其禮尤盛成王不敢自當

故命公以小子揚之謂使周公設明堂之位

攝王出命以代王禮祀也奉荅天命和恆四

禮記因之有明堂位一篇奉荅天命和恆四

方民大傳引荅作對恆下有萬邦箋曰荅

也是時西南諸侯多有及見文王者欣覩太

平追思其德文王先已祖太王則文王不可

書六

周書九 雜詁

七

為祖僅同功德之宗猶未稱諸侯之意故周公更奉之明堂以配上帝是曰合天命也四方咸知周公之德今見成王尊禮周公其和益固是以為和恆也

居師惇宗

箋曰師維師宗周宗也惇勉也作成周居殿眾齊百工勉宗周二者皆公之功

將禮

稱秩元祀 箋曰將行也使公攝成秩無文 望郊之細也既攝大祀便徧 秩維邑羣小祀新列祀典者 惟公德明 朝諸侯主大祀

勤施于四

以顯公德 光于上下 箋曰上下天下地謂郊社也 方 箋曰勤謂 勳勞也 旁作穆穆 延見四方諸侯四門 穆御衡不迷 御從鄭漢延康詔引同東晉本 作返 鄭曰稱上曰衡 箋曰

尚書六

周書九 雜詁

八

御持也衡玉衡也攝政之道法旋璣玉衡不迷者大麓之政此謂周公攝王如昔舜攝帝也 文武勤 大傳曰孔子曰吾于雜詁也見周

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于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 矩之相襲也 箋曰勤覲也猶對也 教子

冲子夙夜懋祀 箋曰許公還政也公教子 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箋曰棐輔迪道篤

我甚厚無不如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箋曰退

今時重畱公也 退言不敢固讓也上言罔不若時畱公攝政

此又原公意欲就臣位復不敢固讓開設兩

端故各
加王曰卽辟于周命公後箋曰周鎬京也雒

辟將命公後爲之蓋君陳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枚公功鄭曰枚安也 箋曰此下宜命伯禽之意也管叔既絕周公以武王

母弟爲大宗又立伯禽則周公以別子爲祖

伯禽繼別爲宗百世不遷也若不封魯而但

畱周公是周公不爲祖不能稱其功

則不安也記曰康周公故以賜魯 迪將其

後箋曰迪道將進也欲周監我士師工魯者

奄君舊地時亦屬三監今令伯禽監殷士及

眾王官蓋卽以王臣爲魯臣以寵異之春秋

傳魯有單伯周有單子其一也左傳言

衛唐魯皆有殷民大族衛唐則王監 誕保

尙書卷九 周書九 雜詁 九

文武受民箋曰誕大保受也文武受民謂殷

之典 亂爲四輔箋曰亂治也三監治殷衛居

也 伯禽則 王曰公定予往以公功肅將祇歡公

爲四輔 無困我我從漢書引東觀書逸周書並同東

有後命肅進將助警勸我今去則我困苦也 我

賴公功進助警勸我今去則我困苦也 我

惟無斃箋曰斃終也公其康事公箋曰康安

不煩以 勿替刑箋曰替廢刑法也公畱四方

其世享箋曰成作雒周公拜手稽首箋曰受

曰王命予

箋曰命攝朝祀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鄭曰文祖堯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

時明堂之名其感生帝為赤帝周德同堯改曰明堂而以文王為祖故亦稱文祖焉堯之文祖為室此文祖為人

考武王弘俟

鄭曰烈威也

俟大訓也作維

共孺子來相宅

箋曰共供也庶邦朝享供

者武王之訓

其大惇

箋曰惇勉也

王命故相視

亂為四方

箋曰亂治也為化也

宅維居士中

典殷獻民

箋曰亂治也為化也

族舊臣為民所儀表者

新辟作周共先

箋曰已還政仍為辟公居新邑專典

亂為民

周書九雜語

十

朝貢之禮

曰其自時中又

箋曰曰于也自由也于今由是居中

出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箋曰休慶績功也言成太平和萬邦

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

箋曰子者王卿之稱多子則兼諸大夫也

御事諸侯之臣進受王政令者也

篤前人成烈

箋曰前人文武舊臣

其師作周孚先

箋曰荅對也師諸侯之眾荅之名春秋傳曰季氏之孚周公以己為考朕

宗姓故自謙言孚始作維之臣最先也

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馬曰單信也鄭曰成我

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

用之箋曰攝朝以成明太子平來毖殷乃

之儀型攝祭以信文王之德美

命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

攝大祀也命于寧王謂受命禰廟記曰作龜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鄭曰禋芬芳之祭也

于明堂告五帝大皞之屬也

禮重者故舉以言之二皞者五天帝文王一

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大傳曰天下諸侯

尚書文

周書 雜詁

十一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于七百七十三諸侯

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

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

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

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雒邑箋曰禋

文王于明堂自此祭始立明堂者申文武之

明堂及今作雒又不容更立宗廟故又立明

以文武配宿讀若君言不宿王命以大禮固

辭是宿 惠篤敘箋曰惠順也厚敘正父無有

留之 邁自疾箋曰邁遇自用也疾猶害也天下大

萬年馱于乃德馱從唐石經 馬曰馱殷乃

引考箋曰引長考成也殷禮雖盛王能王平

殷乃承敘箋曰平殷所謂平來也王使

當自稱 萬年其永觀箋曰此答王雷相不去

而 朕子懷德箋曰懷安也安德言戊辰王在

新邑烝馬讀新邑絕句鄭讀新邑烝 箋曰

令孟冬大飲烝在明堂周正則季冬也必言

王在者周公已還政不敢再攝事王又攝周

也 祭歲文王解牛一武王解牛一鄭曰歲成

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

武王于文王廟 箋曰歲歲首成王元年正

月己巳朔祭之言言不依常告朔禮而行饋

食薦歲事之禮故曰祭歲饋食禮用特牲此

用二牲皆非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鄭曰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史逸作冊自其職耳不假著其名又再著其

冊春秋譏父老子從政以非常典故告立公

御書十八 周書 雜詁 三

後言所以必用祭禮者將賜爵讀策王賓殺

使受命于文武若但告佖王專命矣

禋咸格王入大室裸馬曰大室廟中之夾室

室之儀唐為虞賓大室明堂中央室黃帝含

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明堂今仍與堯名

同示受終禮循古典也賓周公也咸皆也皆

王及賓也格升也禮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

序從殺于堂下乃取腍膋升首唯主人升耳

王謙示受之周公故與公皆升不別賓主至

裸時乃王獨入取鬯獻公不立尸即以賓為

尸所謂尸賓也此皆非常之典其皆升之儀

公蓋為王儋如**王命周公後**大傳曰周公封

祝從主人耳

魯也**箋曰於裸公後命之也周公拜**

乎前魯公拜乎後此上皆祭歲日所行**作冊**

尚書十八

周書九 雜詔

三

逸誥在十有二月箋曰冊伯禽之誥在十二

元日不及作**惟周公誕保**箋曰誕保守大

冊故又明之

武受命惟七年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曰文王

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

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箋曰必言七年**
者明王所以先烝後祭歲之意若不於歲旦更祭則周公不滿七年

雜誥第十八

尚書十八

多士第十九

周書十

尚書卷十九

王氏集注并箋

多士

箋曰庶殷不作頑民皆化於是遷其大族於鎬以強幹弱枝且將殺用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商王之眾士以撫安之箋曰新邑

離即前作之新大邑言此乃離汭之新邑即後所謂王城也周公居成周必往離邑者

以王命諸當在東都朝會也言初者自成離

邑初發令也商王士尊遷王族也詩曰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記此事王若曰箋曰周公順也恐其重遷故喜其敏

尚書十九 周書十 多士

也此篇兩王若曰皆面誥爾殷遺多士箋曰

之詞四王曰皆書于冊者殷遺爾殷遺多士箋曰

殷王族多士在周無爵位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

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箋曰自克殷後始召見殷宗室諸人故先弔之弗弔

猶不我我有周佑命箋曰佑助也將天明威致

王罰箋曰稱王伐勅殷命終于帝箋曰勅正也

也殷自是肆爾多士箋曰肆猶赦也下言子不能為帝惟率肆言多士亦有罪以坐罪爾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翼從馬鄭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

箋曰與允誠弼輔也天不與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昇

箋曰帝殷帝也明言不敢求位者殷帝有位而失之我無

位而求之殷先王必不與我也

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箋曰

我下民者言周與殷俱下民也其所執為惟天命是畏

我聞曰上帝引

逸有夏不適逸則

逸王充引作佚箋曰王充說上帝謂虞舜也舜承

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周公曰

上帝引佚謂舜禹也以在夏先故或曰舜或曰舜禹引長也上帝能長安民而桀不如法

則隊惟帝降格鄉于時

箋曰格升也降格陟降也時謂引佚也升

尚書十九 周書十 多士

二

降上下皆當向是引逸也

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

屑東晉本

作沃馬曰屑過也

惟時天罔念聞

箋曰不念天不

聞天命之說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箋曰元命天子之大命天廢之

而致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俊民甸四方

箋曰

俊進也甸治也進於民上以治四方從下伐上

自成湯至于帝乙

箋曰

帝乙紂父

罔不明德恤祀 司馬曰無不率祀明德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

箋曰罔敢失帝不敢失帝道也

其澤在今

箋曰今多士稱王族

是其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澤在先王勤家顯更不遑憂念王族誕淫厥泆日箋曰勤塵念也已不

淫猶沈也沈罔顯于天顯民祇天及民之從司馬曰不顯

溺其所泆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

道于民而敬之也箋曰天顯天命迭代不常一姓也民則祇天命亦不一君故惟時上

司馬釋祇為從言民從天顯而已惟時上帝不保箋曰上帝先王保任也商先王

茲大喪箋曰大喪君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日承上推言之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以激切多士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司馬曰其民皆可誅箋曰于爰也有辭有罪也不獨夏殷凡八國者無非有罪而

後天罰多士王若曰爾殷多士罪此言周赦罪可知也

其今惟我周王箋曰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日

靈承受命之詞多方兩言有命于割殷告敕

靈承是也帝事先王之事有命于割殷告敕

于帝箋曰有又曰于也割殷伐三監也又奉謂于湯有光罪其子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孫不愧其先祖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家我適箋曰適謫通用字謫罰貳二也已罰

怨謫我也子其曰惟爾洪無度箋曰洪逆我不爾

動自乃邑

箋曰動大誥所謂蠢也
三監舉兵自商邑起亂

予亦念天

卽于殷

箋曰作雒就近殷
遺民乃念天明威

大戾肆不正

箋曰不
戾定

肆赦也定不奉
正者而肆其罪

王曰猷告爾多士

箋曰不言
殷有非殷

宗室亦在
遷例者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箋曰西鎬京
也遷維已授

田宅今又遷之鎬京
欲漸近以調馴之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箋曰言非我一人之爲
奉德者不可自康寧也

時惟天命元

元從
漢石

經東晉本作無違
也呂刑曰自作元命

殷士猶未仕進故合詣

師朕不敢有

箋曰有親也殷宗室例同
周宗室以不朝故不敢親

後無

我怨

箋曰今不相親後
或反怨新朝無恩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

箋曰革命則革
夏宗不復敘也

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箋曰迪簡則又
進選夏士又無

不臣子一人惟聽用德

箋曰言不以殷宗室
而尊之亦不以殷宗

室而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鄭曰言天邑商
者亦本天之所

建大邦貴族不敢苛責

予惟率肆箋曰率淪也
詩曰淪胥普

遍之詞肆赦也予初征

矜爾非子罪時惟天

命

箋曰非子罪非罪子也
不知天命妄欲復殷故今可往周也于充

引率夷憐爾說云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而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王曰告爾多士東晉本無告爾二字昔朕來

自奄大傳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箋曰言

其時降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箋曰言已言當遷

猶近今始比事臣我宗多遜司馬曰臣我周

移遠之意欲比事耳殷王曰告爾般多士箋曰言

宗如我宗則多順矣王曰告爾般多士箋曰言

此又專告今予惟不爾殺箋曰初遷雖罪猶未除今以丕作故

殷宗室也今予惟不爾殺箋曰不殺而又今朕作

殺矣予惟時命有申箋曰不殺而又今朕作

大邑于茲維予惟四方罔攸賓賓漢石經作責漢石經作

卻也箋曰賓擯通用字擯斥遠之也維亦

亦惟爾多士箋曰言為攸服奔走箋曰人臣

走趨事乃臣我多遜箋曰臣我則順不臣則

是其所服臣我多遜逆也般士但以不叛為

順而安居自如若有若化外故爾乃尚有爾土

爾乃尚寧幹止箋曰此推其不樂遷之意也

安於幹止而不欲更遷爾克敬箋曰言遷爾

也楚詞曰去君之恆幹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尚書十九 周書十 多士 五

有爾土

鄭曰裔但也

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箋曰言不

遷則不臣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箋曰言此遷乃是爾

邑可子孫繼居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

箋曰遷雒受宅田已二年

今遷不患無田宅也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箋曰

頑民貪利以欣勸之

王曰

箋曰此下記王命定遷民之事

又曰時予

箋曰

勸其爲子孫計長久

王曰

命定遷民之事

乃或言爾攸居

箋曰

又曰者既諾又發令也

時承也承王言而定遷者飭有司也言議也議

遷民所居各授土田也

多士第十九

尚書十九

周書十一 多士

六

毋佚弟廿

周書十一

尚書卷廿

王氏集注并箋

毋佚

本紀云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為成王禱書

泣反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箋曰成王賢君周公大聖作

毋佚者言政事無闕但防怠弛天下太平恐過耽樂史記異說蓋戰國傳譌也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毋佚

佚漢石經作劫東晉本作無逸

顏師古引無皆作亡鄭曰烏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

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佚豫也箋曰至佚之位君子處之故戒以處佚其毋佚

尚書十一毋佚

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

箋曰禾之秀實為稼穀可收曰穡至勞莫

若稼嗇必先知焉艱難乃佚者勞乃有獲也王充引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

一張一弛文則知小人之依箋曰依讀為隱王以為常周語云勤恤民

隱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

嗇之艱難乃佚

箋曰父母勤勞子享其佚不知本從艱難喻嗣王也

憲既延

憲延從漢石經東晉本作諺誕箋曰憲欣也詩曰無然憲憲延長也長

佚不勞也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箋曰侮傷

也不則則也曰子也慢易其父母之教于昔之人勤勞若無所聞知

周公曰烏

呼我聞曰昔

箋曰古文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大戊也

本紀湯太子太丁子太甲子太庚子太戊殷復興故

稱中宗儼恭敬畏

儼從馬敬從司馬鄭東晉本作嚴寅鄭曰恭在兒

敬在

天命自度以民祇懼

本作治漢石經東晉

作亮

司馬祇作震

箋曰以與也與民

不

敢荒寧

馬曰知民之勞若

肆中宗之饗國七

十有五年

東晉本

其在高宗

鄭曰高宗謂武

紀太戊子河實甲子祖乙子祖辛子祖丁子小乙子武丁殷道復興祖庚時立其廟為高

書二 周書十一 男後

二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司馬釋舊為久爰暨為為與馬曰武

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曰舊

猶久也爰于也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

知其憂

作其卽位乃或梁闇

梁闇從大傳鄭

勞也

陰漢書引作涼陰大傳曰何為梁闇也傳

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馬曰

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曰作起也梁闇轉作諒闇楣謂之梁闇謂廬

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箋曰或司馬讀為有有也梁闇用士禮也先己習勞乃又能以庶士禮居喪言不自驕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時禮廢不行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謹

謹從司馬禮記兩引並同東晉

本作雍

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

未常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

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

曰不言政事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

皆和箋曰謹應和之聲天下想望聖德有

言必謹而應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司馬嘉作密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

也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

王充并同司馬作五十五年石其在祖甲鄭

經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

書二十周書十一母族

三

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箋曰

不義惟王舊為

本紀武丁子祖甲殷復衰

小人司馬云久為小人于外馬曰祖甲有兄

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

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

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

以此為不義箋曰義讀為儀擬也惟思也

次不當立故不擬思王位到憚說高宗明君

放逐孝子呂覽以為孝已于經有祖己與祖

庚祖甲同當高宗時高宗崩祖庚立祖己為

相祖庚崩祖甲乃立宜其不擬思王而久為

小人與不義其父非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孝子也而又不詞依能保惠于庶民司馬惠不敢侮矜寡肆祖

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生則逸箋曰重言之者不知稼嗇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是從王充引鄭崇荀爽并同

東晉本作耽之箋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鄭崇王充荀爽皆引時亦罔有克壽箋曰王充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

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箋曰杜欽引云言周公

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

尚書下 周書十一 毋佚

四

王俾服即康俾東晉本作卑 箋曰俾服使諸侯事紂也語

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康功田功 箋曰周

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共人東晉本作恭民此

美也共供也惠鮮矜寡 鮮漢石經箋曰徽懿

自朝至于日中昃箋曰朝日始出不皇暇食

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晏子引盤

命以後般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 楚語引

庶邦西伯所屬國文王受命惟中身 鄭曰受

王嗣位之命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烏呼繼

自今嗣王則其母淫于酒母佚于游田東晉作母

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此從漢石經惟共母

皇漢石經作維共母兄東晉本作惟正之共

用惟供事箋曰皇暇也作兄者皇況聲近通

母自暇也箋曰湛樂樂沈溺曰湛樂乃非

民攸訓箋曰訓法也非天攸若箋曰若順也時人不則

有愆箋曰不一字不則則愆咎也負天民之咎母若殷王紂紂東

師古本作受劉向翼奉王充顏師古引均作紂今從諸家本之迷亂配于酒

書三 周書一 毋佚

五

德哉配從顏師古引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

之人箋曰日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箋曰此下

言小人之隱與毋民無或譎張為幻箋曰譎張誑也

知民隱而恤之者訓誨安此厥不聽人乃訓

惠之民亦以誠不隱也此厥不聽人乃訓

聽漢石經作聖箋曰聽佑也變亂正刑箋

刑當為刑至于小大箋曰小民大臣民否則厥心違

怨否則厥口詛祝箋曰違非也詛訓也祝當

則也先心怨非後乃周公曰烏呼箋曰重嗟

詛祝言民之無知也之者與上

異事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 箋曰此篇主言年命長久故覆舉四人迪哲進智智乃能自責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 箋曰詈罵也 則皇自

敬德 漢石經皇自作兄曰 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 箋曰允信若順也啻語時不啻也時不啻者啻也啻語時不

言信順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 不敢含怒 箋曰此謂不迪哲者 乃或禱

也 此厥不聽人 其不聽人謂不佑民 乃或禱

張為幻 箋曰民亦 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

則若時 箋曰若順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是 箋曰有讀為又是猶此也先怨不 叢于厥

身 箋曰叢 周公曰烏呼嗣王 烏呼漢石經皆

非獨戒成王又 其監于茲 漢石經

永戒嗣王也 無其

毋佚弟什

尚書二十

尚書二十

尚書二十

